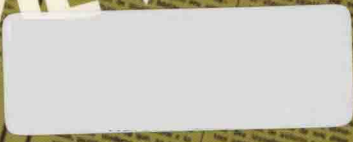


SOSTIENE PEREIRA
ANTONIO
TABUCCHI



安东尼奥·塔布奇著

佩雷拉的证词



邓博译

山景文藝出版社

SOSTIENE PEREIRA

ANTONIO
TABUCCHI



安东尼奥·塔布齐 著
邓婷 译

佩雷拉的证词

山東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佩雷拉的证词 / (意) 塔布齐著; 邓婷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29-4275-6
I. ①佩… II. ①塔… ②邓…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50703号

图字: 15-2013-236号

SOSTIENE PEREIRA

Copyright © 1994, Antonio Tabucchi

All rights reserved.

佩雷拉的证词

(意大利) 安东尼奥·塔布齐 著 邓婷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02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275-6
定 价 2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佩雷拉坚称,他是在夏日里认识他的。那天天气晴好,阳光明媚,微风徐徐,艳阳下的里斯本光彩夺目。那天,佩雷拉好像是待在编辑部里,而主编正在休假。《里斯本报》新开辟一个文化版面,交由他打理。不过,对于究竟刊登些什么内容,他一直举棋不定,无所适从。但这时,佩雷拉在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那是夏日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大西洋吹起的徐徐海风掠过树梢,整座城市显得熠熠生辉,准确地说,就在他的窗外熠熠生辉。佩雷拉坚称,那天的天空呈现出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湛蓝色,如此纯净,几乎灼伤他的眼睛。他开始思考死亡。为什么?关于这一点,佩雷拉无从作答。或许是因为他的父亲,他在佩雷拉年幼时经营着一家叫作“佩氏殇别”的丧礼店;或许是因为他的妻子,她几年前罹患肺结核过世了;又或许是因为他自己,身体肥胖,且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医生告诉他,他再这样下去,他将时日无多。总之,佩雷拉坚称,事实就是他开始思考死亡。偶然间,纯粹的偶然间,他随手翻开一本杂志。那是一本文学杂志,不过也有哲学版块,可能应该算作先锋杂志,但佩雷拉并不确定,因为这本杂志的许多作者都是天主教

徒。佩雷拉自己就是天主教徒，至少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天主教徒，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只是有一点他无法相信，那就是肉体的复活。他相信灵魂，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他肯定自己有灵魂；但是他的肉体，那包裹着灵魂的一团肥肉，绝不可能，那团肥肉绝不可能复活。肉体为什么需要复活？佩雷拉自问。每天伴随自己的那些脂肪、汗水、爬楼梯时的气喘吁吁，为什么要重新再来一次呢？不可以。他不希望这一切进入另一次生命，恒久永存。佩雷拉不愿相信肉体的复活。他坚称，他只是漫不经心地翻阅着那本杂志，因为他感到百无聊赖。他看到一篇文章，上面写着：本文节选自里斯本大学上月答辩的一篇毕业论文，主题为“思考死亡”。作者弗朗切斯科·蒙特罗·罗西，以满分成绩毕业于该大学哲学系，今后或与本刊再度合作。

佩雷拉坚称，他起初只是心不在焉地浏览着那篇没有标题的文章，不过随后他便不由自主地回头重读，并抄下一段。他为什么那样做？关于这一点，佩雷拉无从作答。或许是因为那本先锋而充满天主教色彩的杂志令他厌烦；或许是因为那天他受够了先锋派和天主教，尽管自己是名十足的天主教徒；又或许是因为在那一刻，在那个里斯本熠熠生辉的夏日，身体负累重重的他憎恨肉体复活的想。总之，事实就是他准备抄下那篇文章，说不定只是为了抄完后好将那本杂志扔进废纸篓。

他坚称，他没有全部抄下来，只是摘录了几行。他可以拿出之前摘抄的笔记以资证明，内容如下：生命和死亡的关系可以全面而

深刻地诠释我们存在的意义，因为通过死亡，我们才得以划定生命的界限，这对于我们理解生命的价值具有决定性意义。他拿出电话簿，自言自语：“罗西，罗西，好奇怪的外国名字，电话簿上不可能出现第二个罗西。”他坚称自己拨通了一个号码，因为那个号码他记得很清楚。电话另一头传来一个声音：“喂？”“喂，”佩雷拉说，“这里是《里斯本报》。”那个声音问：“什么事？”“是这样，”佩雷拉坚称他是这样讲的，“《里斯本报》是里斯本的地方报纸，于几个月前创刊。我不知道您是否看过。我们是非政治性的独立报纸，不过我们相信灵魂，也就是说我们有天主教倾向。我想和蒙特罗·罗西先生通话。”佩雷拉坚称，电话那一头沉默了片刻之后，那个声音声称自己就是蒙特罗·罗西，但是他并非常常思考关于灵魂的问题。佩雷拉坚称，这一回轮到自己沉寂了几秒钟，因为他觉得对方很奇怪，一个人能够写下如此深刻的对于死亡的理解，却不思考灵魂问题。他心想，或许对方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他将话题引到肉体的复活，这一他迷恋的话题。他说，他看了蒙特罗·罗西一篇关于死亡的文章，他又说，他本人也不相信肉体的复活，如果这正是蒙特罗·罗西想表达的内容的话。总之，佩雷拉坚称，自己踌躇不决，有些生气，主要是生自己的气，因为是他自找麻烦，给一个陌生人打电话，讲一些敏感甚至私密的话题，譬如关于灵魂和肉体的复活。佩雷拉坚称，自己十分懊悔，愣在那里，甚至想挂断电话，可是天晓得为什么，他随后又找到了继续说的动力。他告诉对方，他叫佩雷拉，人们称呼他佩雷拉先生，负责《里斯本报》的文化版。虽然

目前的《里斯本报》只是一份晚报，并且以做花边新闻为主，暂时无法和首都其他报纸竞争，但是他相信，他们早晚会脱颖而出。现在，报社决定在周六扩增一个文化版面，尽管编辑部尚且人手短缺。正因为如此，他需要从外界找一名写手负责固定的专栏。

佩雷拉坚称，蒙特罗·罗西先生听罢立刻迫不及待地表示当天就可以去编辑部面谈，他声称自己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甚至对所有的工作都感兴趣，因为他刚刚大学毕业，真的很需要一份工作维持生计。佩雷拉为谨慎起见，告诉他在编辑部会面不合适，至少目前是这样，不如在城里另找个地方，最好先约好时间地点。他坚称，他是这样讲的，因为他不希望邀请一个陌生人前往罗德里格斯·达·丰塞卡路那间简陋的小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台像患了哮喘病般嗡嗡作响的电风扇，室内无时无刻不飘着一股油烟味，因为那个女门房，那个看所有人都一脸狐疑的老姑婆从早到晚都在不停地炸东西。此外，他不希望一个陌生人发现《里斯本报》的文化部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一个因天气炎热和空间逼仄而不停出汗的胖子。总之，佩雷拉坚称，他问罗西是否可以在城里见面。蒙特罗·罗西告诉他：“今天晚上，在喜悦广场有一场民间舞会，有吉他弹奏和演唱。我受邀演唱一首那不勒斯情歌。您知道吗，我有一半意大利血统，不过我不会讲那不勒斯方言。酒吧老板为我预留了一张露天的桌子，桌子上会放一张蒙特罗·罗西的名字牌。您看我们在那里见面如何？”佩雷拉坚称自己应允了，然后挂断电话，擦了擦汗。随后，他便想到一个绝妙的点子，为下周六的文化版面

开辟一个题为“追忆”的专栏。或许因为想到意大利，他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写下了标题：路易吉·皮兰德娄^①逝世两周年纪念。然后，他在标题下面写下导语：这位伟大的剧作家曾在里斯本第一次上演他的作品《梦，或非梦》。

那是一九三八年的七月二十五日，在大西洋微风的吹拂下，在湛蓝色的天空下，里斯本熠熠生辉，佩雷拉如此坚称。

① 路易吉·皮兰德娄(1867—1936)，意大利剧作家、小说家，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品有剧本《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长篇小说《已故的帕斯卡尔》等。

佩雷拉坚称,那天下午天气骤变。大西洋的微风消失无踪,从洋面飘来浓重的雾气,整个城市被热浪包裹得严严实实。离开办公室之前,佩雷拉看了看自己掏腰包买来挂在门背后的温度计,刻度显示为三十八度。佩雷拉关上电扇,下楼时遇到门房。门房对他说:“再见,佩雷拉先生。”他又闻到了弥漫在门厅里的油烟味,最后融入空中。他终于走出大楼,大楼对面有一个小市场,入口处停着两辆共和国卫队的吉普车。佩雷拉知道,现在所有的市场都处于骚乱中,因为前一天警察在阿连特茹^①杀害的那名社会党人正是一名小市场送货的马车车夫。正因如此,共和国卫队才会派人在小市场外驻守。不过,《里斯本报》不敢报道这则新闻,准确地说,是副主编不敢,因为主编休假去了,正在布萨克^②避暑、泡温泉。一名社会党马车车夫在阿连特茹遇害,尸体倒在自己的马车上,鲜血溅满了一车甜瓜。谁又会胆敢报道此类新闻呢?没有人敢,因为

① 阿连特茹位于葡萄牙中南部,是葡萄牙七个大区之一。

② 布萨克,位于葡萄牙中部城市科英布拉附近的国家森林公园。

整个国家集体失声。大家一味地缄口不语，任由警察恣意妄为，任由人们一个个死去。佩雷拉开始出汗，他再一次想到了死亡。他想：这座城市散发着死亡的腐臭味，整个欧洲都散发着死亡的腐臭味。

他朝着幽兰咖啡馆走去，离编辑部不过几步之遥，走过犹太人肉铺就到了。他在咖啡馆室内的一张桌旁坐下，室外的热浪叫人无法忍受，而室内起码有电扇。他点好一杯柠檬汁，然后走进洗手间，冲了冲手和脸，之后又叫人送来一根雪茄和一份晚报。侍应曼努埃尔给他拿来的刚好是《里斯本报》。他没看过那天的报纸原稿，信手翻来，仿佛是一张完全陌生的报纸。报纸头版上赫然写着：**全球最奢华游艇今日纽约起航**。佩雷拉盯着标题注视了良久，接着看了看大幅配图。图片展示了身穿衬衫、头戴草帽的一群人开香槟欢庆的场面。佩雷拉坚称，自己开始出汗，并再次想到了肉体的复活。他想：要是我复活了之后必须和这些戴草帽的人待在一起，那简直不可想象！他当真想象着自己和那些坐游艇的人一起待在永恒之地的某个码头上。他感觉那个永恒之地简直就是一个叫人难以忍受的地方：那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浓浓雾气，人们讲着英语，一边干杯一边噢噢地欢呼！佩雷拉又让侍应送来一杯柠檬汁。他琢磨着：应该回家洗个热水澡呢，还是应该去找他的神父朋友，恩泽教堂的安东尼奥神父呢？妻子几年前过世时，佩雷拉曾找这位神父忏悔，此后便一个月找他一次。他想，还是应该去找安东尼奥神父，说不定他能让自己心情好一些。

他说去就去。佩雷拉坚称，那一次他忘了付账。他心不在焉地站起身，完全忘了付账这回事，就这样径直离开了。桌子上还放着他的报纸和帽子，或许是因为室外的热浪让他不想戴帽子，又或许他天生就是这样，常常丢三落四。

佩雷拉坚称，安东尼奥神父看上去筋疲力尽、形容憔悴，两个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仿佛一个星期未睡。佩雷拉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安东尼奥神父对他说：“什么，你居然不知道？一个阿连特茹人在自己的马车上被残杀了。城里城外到处都在罢工。难道你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吗？你还是在报社工作的呢！佩雷拉，拜托你，还是去关心关心时事吧。”

佩雷拉坚称，他离开时内心忐忑不安。这一短暂的对话和神父临别的话语，令他心绪不宁。他问自己：我究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啊？突然，有个怪诞的念头掠过他的脑海：或许他并没有活着，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自从妻子过世之后，他就一直这样活着。这具行尸走肉只是一味地想到死亡，想到自己根本不相信的肉体的复活，以及类似的傻念头。他的肉体仅仅是一种存在，一种生命的虚构。佩雷拉坚称，他感到虚弱无力。他费力地拖着身子走到最近的车站，登上一辆开往宫殿广场的电车。他坐在电车上，透过车窗，看着缓缓掠过的里斯本街景，看着自由大道两边漂亮的楼宇，还有英伦风格的罗西欧广场。他在宫殿广场换乘开往山顶城堡的电车，然后在大教堂门口下了车，因为他就住在那附近的思念路上。那是一段上坡路，他爬起来十分吃力。终于走到门口，他按

了按门房的门铃，因为他不愿意再翻找大门钥匙。他的女佣兼门房过来开门。“佩雷拉先生，”门房说，“晚餐我为您准备了炸猪排。”佩雷拉先生向她道谢，然后慢慢爬上楼梯，从门垫下面取出家门钥匙。他一直把钥匙放在那里。他进了屋，在门口的书柜前停下脚步，书柜上摆着他妻子的相框。相框里妻子的照片是他在一九二七年拍的，当时他们一道去马德里游玩。照片的背景隐约可见马德里市郊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庞大建筑群的轮廓。“对不起，我回来得有点晚了。”佩雷拉说。

佩雷拉坚称，他养成与妻子的相片说话的习惯已非一朝一夕。他对着相框讲述自己每天的生活，对着相片吐露心事并询问意见。“我不知道我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他对着妻子的相片说，“就连安东尼奥神父也这样评价我。问题在于我只会一味地想到死亡，我觉得整个世界仿佛已然死去，或者正处于死亡的边缘。”接着，佩雷拉想到了他们未曾有过的孩子。没错，他曾经想过要一个孩子，但是他无法向一名孱弱的女子提出这一要求。这名女子久病缠身，常年失眠，经年累月地在疗养院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他感到遗憾，因为如果他有一个孩子，一个大到可以和他一起坐在餐桌旁说话的孩子，那么现在的他就不需要对着妻子的相片说话了。关于相片里的那次长途旅行，他其实几乎不再有印象。他说：“那就这样吧。”这是他与妻子的相片说话的固定结束语。随后，他走进厨房，打开盛着炸猪排的平底锅锅盖。猪排已经凉了，但是他不想加热。他一直都是这样吃凉的，总之，门房留下的是什么样就什

么样。他坐到餐桌旁很快地吃完后,走进卫生间,洗了洗腋下,然后换上衬衫,系上黑色领带,再喷上一点西班牙香水。那个香水瓶是一九二七年他在马德里买的。最后,他穿上一件灰色的外套,前往喜悦广场。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佩雷拉坚称。

佩雷拉坚称，那天晚上到处都是警察，整个里斯本仿佛都在警察的严密掌控之下。他坐出租车来到宫殿广场，看到拱廊下有大量警车和许多荷枪实弹的警员。或许他们担心会有广场集会和示威游行，所以在城市的各处重要据点驻守。他原本是想从宫殿广场步行前往喜悦广场的，因为他的心脏病医生嘱咐他得多活动活动，但是他没有勇气从那些凶神恶煞的警察面前经过，于是决定坐电车穿过凡克罗斯路，到无花果广场再下车。他坚称，他下车时看到了更多的警察。这一次，他不得不从一小队警察面前经过，这让他微微感到不适。经过的时候，他听到一名长官对着士兵们说：“你们记住，每个角落都可能颠覆分子。大家最好都把眼睛睁大些。”

佩雷拉四下看了看，仿佛接收指令的人是他。可是，他并不觉得需要把眼睛睁大。自由大道宁静如常，冰淇淋店还在营业，有几个人坐在桌子旁边纳凉。他坚称，他悠闲地走在人行道上，走着走着便听到了乐声。那是一段科英布

拉^①法多^②，音乐柔和而悲伤。满街的警察配上如此的乐声让他感觉有些怪异。这乐声如他所料，正是从喜悦广场传来的，他越是走近，音乐就越发响亮。

佩雷拉坚称那天晚上，喜悦广场真的不像处于一个被团团包围的城市，因为他没有看到警察，只有一名好像喝醉了酒的巡夜员倚着长椅打盹。广场上装饰着彩纸，一扇扇窗户之间拉起的细绳子上悬挂着黄色和绿色的彩灯。露天摆着几张桌子，几对男女正在翩翩起舞。他看见两棵树之间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向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致敬。下面还配着一行略小的文字：向征战西班牙的葡萄牙军人致敬。

佩雷拉坚称，直到那一刻，他才意识到那是一个亲萨拉查^③人士的聚会，因此才无需警察驻守；直到那一刻，他才注意到许多人扎着领巾，穿着绿色的衬衫。他手足无措地愣在那里，脑子里快速地闪过许多念头。他想，或许蒙特罗·罗西也是他们的成员。他想到了那个鲜血溅满甜瓜的阿连特茹车夫，他想到了安东尼奥神父，如果让他知道自己来这个地方，会作何看法。他一边想，一边走到巡夜员打盹的长凳上坐下，任由自己的思绪游走，或者说应该说

① 科英布拉，位于葡萄牙中部，地位仅次于首都里斯本和北部重镇波尔图，始建于1290年的科英布拉大学是葡萄牙最重要的大学之一。

② 法多是葡萄牙的一种音乐形式，通常也称“悲歌”，分为里斯本法多和科英布拉法多两种，前者贴近民众生活，后者贴近学生生活。

③ 萨拉查(1889—1970)，葡萄牙独裁者，总理。支持西班牙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反动政权。

是任由自己随着音乐游走,因为不管怎样,那里的音乐他很喜欢。两名略显老的乐手在弹奏,一个拉中提琴,一个弹吉他,弹奏的是他年轻时代的科英布拉法多,颇为动人心弦。那个时候的他还是大学生,还在思考人生,思考如何才能拥有璀璨的未来;那个时候的他也会在学生聚会时拉中提琴;那个时候的他还很清瘦,动作敏捷,受到许多女生的爱慕,而他自己却疯狂地爱上了一个会写诗,却经常头疼的苍白柔弱的女子。佩雷拉还想到了自己一生中的其他事情,但是他不愿谈及,因为他坚称那些是自己的私事,只属于他自己,跟那个夜晚和这个自己并不情愿碰上的聚会没有什么关系。佩雷拉坚称,之后在某一个时间点,他看到一个小伙子从一张桌子旁站起身。他瘦瘦高高,身穿一件浅色的衬衫,走到那两名乐手中间。谁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感到一阵揪心,仿佛见到了科英布拉时期的自己,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那个小伙子很像他。他指的不是长相,而是行为举止,以及垂在前额的那一绺头发。那个小伙子开始演唱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佩雷拉听不懂歌词,但是能听出那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一首清澈美好的歌。他只能听懂“噢,我的太阳”这几个字,其他的内容一概不知。就在那个小伙子唱歌的时候,大西洋的微风再度吹来。那个夜晚凉爽宜人,他觉得一切都很美好:里斯本、彩灯辉映下的天空,以及他不愿谈及的逝水年华。佩雷拉突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怀旧之情,但是他不想透露他在怀念什么。总之,他意识到那个唱歌的小伙子正是那天下

午和他通过电话的人。于是，等他唱完，佩雷拉就从长凳上站起身，因为好奇心的驱使，他放下矜持，朝着小伙子所坐的位置走过去，说：“我想您就是蒙特罗·罗西先生吧。”蒙特罗·罗西急忙起身，不小心撞到了桌子，啤酒杯翻倒下来，啤酒溅湿了他的白裤子。佩雷拉不停地向他致歉。“是我自己不小心，”年轻人说，“我常常这样。您就是《里斯本报》的佩雷拉先生吧，请坐请坐。”他伸手和他握了握。

佩雷拉坚称，他有些不自在地坐了下来。他暗自思忖，那本不该是他坐的地方，在那样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聚会上与一个陌生人见面着实有些荒唐，安东尼奥神父一定不会认同他的做法。他真希望自己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好对着妻子的相片道歉。他的种种思虑促使他问了对方面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姑且当作开场白。他没有瞻前顾后，冲口而出：“这是一个亲萨拉查人士的聚会吗？您是亲萨拉查青年吗？”

蒙特罗·罗西捋了捋垂在前额的头发，答道：“我刚刚从哲学系毕业，只关心哲学和文学。这和《里斯本报》有什么关联吗？”“有关系，”佩雷拉坚称他这样讲，“因为我们所做的是一份自由独立的报纸，我们不想牵扯到政治。”

这时，两名老乐手又开始弹奏，用那忧伤的琴弦弹起一首歌颂佛朗哥的歌。佩雷拉虽然感到浑身不自在，但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玩一个游戏，既然开始了，就应该掌握主动权。他奇怪地发